

《诗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。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,《诗经》不仅是后世诗歌文学的发轫,也是先民生活的完整写照,其中描写或提到的植物数量极其繁多。清代学者顾栋高在《毛诗类释》(专门分类考释《诗经》经、传所涉各种名物、典制和阐发诗义)中统计的植物就有157种,包括木本植物、草本植物、蕨类植物以及着生地衣类。这些诗歌包含了古人与自然界植物的互动情感。

在《诗经》开卷之作《周南·关雎》的第二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中三次提到了荇菜: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”“参差荇菜,左右采之”“参差荇菜,左右芼之”。

在《诗经》中,荇菜作为追求窈窕淑女的比兴之物,女子水边采苢,引发了男子的思慕,便有了“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”“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”“窈窕淑女,钟鼓乐之”,展示的是人们对浪漫以及美好情感追求。

当然,古代采摘荇菜是有阶级之分的,有所谓的“后妃采苢,大夫妻采苹藻”之说。

现行人教版九年级《语文》下册对荇菜的注释为“一种可食的水草”。而“可食的水草”却不止一种,“荇菜”到底属哪一种呢?

其实,参差而长的荇菜即现在的“荇菜”。

花开时,荇菜在阳光下泛光如金,又称“金莲儿”,又因其叶形习性似荷

荇菜：窈窕淑女水上花

许永强



图片来自网络

花,也被称为“水荷”“野睡莲”,属浅水性多年生草本植物。春来之时,一顷柔波之上,玉一样的新绿,疏落地漂浮着,与天光水色相映,圆润亮泽。

荇菜原产于中国,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俄罗斯等地都有分布。荇菜的茎沉入水中,细长多分枝;叶漂浮水面,近圆形,直径5~10厘米。花瓣金黄色,花开时,黄色的朵朵小花在碧叶间挺水而出,明亮别致。

荇菜历来都是一道名菜,它的嫩茎和嫩叶柔软滑嫩,可作蔬菜食用。《救荒本草》中提到的“荇丝菜”,就是“采嫩茎炸熟,油盐调食”。古籍《湘阴志》也提到:“水荷,茎叶柔滑,茎如钗股,根如藕,人多为糝食。”荇菜加米煮成粥(糝),是江南名菜。陆玕在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中则说荇菜“可案酒”(当作下酒菜)。明人陈继儒《岩溪幽事》中也有言:“吾乡荇菜,

烂煮之,其味如蜜,名曰苢酥,郡志不载,遂为渔人野夫所食。”说明味如蜜的“苢酥”曾经作为菜肴,端上古代人的餐桌。

荇菜还是水环境质量的标识物。作为一种点缀水面的优良水生植物,荇菜能够降低水中氮、磷含量,对藻类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,有“除镉能手”的美誉,对保护水质、维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。

荇菜历来也被诗人们赋予着美好的想象。杜甫《曲江对雨》的“林花著雨燕脂落,水荇牵风翠带长”,描写水荇随风摇曳多姿;唐代诗人王维《青溪》的“漾漾泛菱荇,澄澄映葭苇”,描写溪水中轻轻摇荡的荇菜;北宋文学家苏东坡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”,描写如水地方月光下,竹柏之影交横,风吹影动,水里的藻轻轻摇曳,水面的荇缓缓浮游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泊蕲口泛月湖中》说“钓丝萦藻荇,蓬艇入菰蒲”,现代诗人徐志摩在康桥边吟唱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我甘心做一条水草!”就连《颜氏家训》也用荇菜告诫自己的族人要保持清澈之心——“今是水悉有之,黄花似蕖”。千百年来,诗人笔下的荇菜一直幽幽地飘着,散发着诱人的色泽和气息,也充满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。

旅人与旅途

王林子

惊惶,尽量接近人群的注目,努力摆脱迷失,不至于在冬天跌进秋天的冷凄。

流水如平躺的雨,聚成一条雨绳穿桥过涧,用流动的身姿与彩虹比美。相依相偎地搀扶着小桥瘦削的手臂,吸着小桥骨骼里人的味道,把生命的丰碑立成旷野里执着的坚守,用一个故事的连续换来通途的渴望。

流水不停,桥不停。旅人不停,桥不停。流水从雪山下来,滑翔过飞瀑,深潭游鱼,在疲惫里夹着泥沙沉睡,而太多的让厄亡左右流动的心情,便一次次飞越,碎灭为泡影,又浓缩为新生的希望,追求下落的速度。

流水的身躯里有雨的激越,闪电滑行的迅猛。而桥本质的肌肤里全是青翠的颜色,温度凝固后是坚韧的性情与年轮的封存。

桥在脊梁的上方承载脚步的落下,任那些柔和如流水飘下的落叶惊醒骄傲的梦。

我是旅人,流水是旅人。

我们在小桥的旁边相遇,惊惶而逃。

野渡泊舟

舟是流动的桥。

见过舟,见过舟在激流里诠释旅途,知道舟如人。旅途的宽度是河岸的距离。

到古渡口,看别人摆渡。摆渡一份热闹,一份期待,一份对落日的追赶。忽然之间,我被古代狠狠地叮了一口。

回到唐宋的诗词里,分解一只舟的徘徊。布鞋在船舷上摇动,抛落满心的流放,吟咏而去。

舟不寂寞,寂寞的是西风中的旅人。添上几场春雨,落几次李花,野渡无人。

对岸的路有多远,远到满是遍地的格桑花。对岸的路有多少诱惑,转过弯就是无数金字塔。

站在岸边,何去何从? 往回走怕是无奈,往前行怕是茫然,唯有在野渡上放置一枕的梦,守着西来的流水到自己的东边,一日日地停放,穿行。走远了,舟还是舟。而我不再是彼岸时的我。

几个行人

几个行人看我,他们眼中的行人。旅遇行人,在一些野花铺成的路上,空气断裂的时候,夹着偶遇的温暖,彼此慰藉。

无论大漠孤烟中的擦肩,无论沧海桑田中酒醉般的冲撞,相逢不能不说是无边的流云演绎成的千古绝唱。就算无言地走过,也是一个填满结语的故事。

问一声前方的路途,浮过来的天气,甚至仅仅一揖的道别,都可以珍重。

种种旅遇,可能在渴望的心思里蒸发,可能定格成一段真情的词句。毕竟人不是注定陌生,只是一次次错过。

我害怕相遇的行人,记住的只是来的样子,转过身就从眼际抹去背影。多铭记一些背影,多在山路的一段感知另一段的体温。行人,就可在日出时有温度,日落时有希望。

挥挥手,手影隐没在生活的洪流中。

路边蚂蚁,懒懒地歇在家门口,

晒太阳,伸一下腰,打一个滚,脚步的声响如驶过的火车,远去了。

某一年的下午,还能有擦肩而过的衣袂之声,你不哭,我就哭了。

一轮圆月

秦时明月,汉唐边关,月依旧是月,人却不是。

注定每一瞬间只邂逅生命中的那一丝月光,那一丝从秦淮河洗涤过的明艳。

走得远了,行得深了,一轮圆月就那么紧紧牵动你的心跳。步调轻缓,勾起相思无尽,动荡的心跳进银河的木船,泊在炊烟的上方,盛满目光。

一轮圆月,桂花浓香里蒸出来的那一轮,太伤人心。

那独上高楼的远望,让旅人憔悴,望断残阳,梦随南飞雁。纷乱的云舟后,何处是家乡?

发渐长,人渐憔,旅思随愁留。一轮明月,两处相望。

召唤,离愁,忆院落秋千。今夜情切,深旅梦断,两眼泪流。

回首,一轮圆月漾向故乡深处。

